中國人文經典導讀

人類精神文明誕生的起源

日月麗於天，江河麗於地！千百年來，江深水闊。
人類啊！為什麼你竟遺忘：生命原應仰首向天。
天下有陽，亮亮曬曬。千百年來，朗朗乾坤。
人類啊！為什麼你竟遺忘：心靈深處本有和風暖日。

中國北方文化以儒學作為代表

中國有二大河流：北方的黃河流域，和南方的長江流域，分別發展了兩個不同的文明形態。

北方民族，氣候嚴寒、生存不易，所以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生存的籌謀上，為了溫飽而辛苦工作。所以大致說來，思想方向皆較重視現實，注重身體實踐。

一般來說，這北方民族所開展出來的文化傳統，是以孔子（西元前551-西元前479）為中心的「儒學」作為代表。

唯有德者，然後能金聲而玉振之。

中國文化一開始，便展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主軸：人們所注重的德行，如孝、忠、情等，都是「心」與「身」相關連的。而且這個「身」，也不是完全限於肉體性，而是帶有情緒或情感的，中國人往往是通過這情緒或情感，去呈顯「心」的意義。

這是一個特別的方向，北宋政治家、文學家范仲淹（989-1052）有一句名言：

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

現代人難免覺得，為甚麼先生要如此憂傷？這其實是別有深意的。

因為在傳統中國人的眼中：

「君子無中心之憂，則無中心之智，無中心之智，則無中心之悅，不安則不樂，不樂則無德。」（「郭店楚簡・五行」篇）

君子心中沒有「憂愁」，就不會有智，「不樂」則導致無德。因為人的思想不能太「輕」，仁與智要是不能和當場發自內心的「憂愁」或「快樂」連起來，中國人總覺得不是真的，或者說，都是不夠誠懇的。

在宋明儒的思路裡，「仁」似乎只是「天理」，只是一個道德品性，似乎與人的「身」全然沒有關連。不！中國人講的是「仁者其言也訒」，仁者必須表現在人的「身」的言語表現上，表現在說話謹慎、態度謙恭之上。

教導必須浸透到「身體」之內

君子教導人民，如果沒辦法浸透到百姓的「身體」之內，淳化的力量就不會深刻。中國人不是常說「以身作則」嗎？如果忽略「身體」，只剩教導人的言辭，就算強調統治的合法性，百姓也將無法全然信服。

「君子之於教也，其導民也不淺，則其淳也弗深矣，是故亡子其身而存乎其詞，雖厚其命，民弗從之矣」（「郭店楚簡・成之聞之」篇）

周文王（西元前1152-西元前1056）十三年，武王（約西元前1087-西元前1043）向箕子諮詢治國常理。箕子回答說：我聽說從前，鯀（？-唐堯70年）堵塞洪水，胡亂安排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種用物，天帝震怒，不給鯀九種大法，治國常理因此被破壞了。後來，鯀被流放死了，禹（約西元前2205-西元前2105）繼承興起。天帝就把九種大法賜給他，治國的常理因此被定下來。

九種大法中的第二件便是：認真做好五件事。這五件事是：

「五事：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視，四曰聽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從，視曰明，聽曰聰，思曰睿。恭作肅，從作乂，明作哲，聰作謀，睿作聖。」（「尚書・洪範」篇）

（容貌要恭，言論要正當，觀察要明白，聽聞要廣遠，思考要通達。容貌恭敬就能嚴肅，言論正當就能治理，觀察明白就能昭晰，聽聞廣遠就能善謀，思考通達就能聖明。）

五件事中，沒有一件單屬理性，也沒有一件單屬「心法」的，它必然與每個人「身體」有關係的，只要讓「身體」的每個「官能」都能完備地盡其所用，則便能轉成超越的精神意義。

孔子的以身作則

「嗚呼！夙夜罔或不勤，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。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」（「尚書・周書・旅獒」篇）

有關孔子的生平資料，最直接的應屬「論語」的「鄉黨」篇。

其中記載著日常生活中的夫子是一個怎樣的人。如果他看見別人家有人穿著喪服，雖然很熟悉，他一定會表情嚴肅，表示同情與哀悼；見到戴著官冕的人，雖然很親近，但臉色一定很莊重，表示鄭重和尊敬。每個人的日常舉止，只要出門，都要像是接待重要賓客或舉行大祭祀的場合一樣，恭敬莊重。

但孔子最重要的主要觀念，卻不是抱殘守缺、毫無自覺地維持周禮，他還提出一個「仁」的觀念。「仁」是一對於自己「活生生」生命的提醒，讓自己對所處環境敏銳地有所感受，從而讓自己採取一「適當合宜」的行事態度。在這層意義上，周禮體制下的行為，開始有了新的生命。

孔子更鼓勵每個人要有不斷「學習」的開放精神，一個「活生生」的人，本有著強烈的傾向，不斷讓自己「學習」，何謂「適當合宜」的行事態度。孔子認為，所謂君子，不過就是這樣的一種持續的上進過程。

法家思想漸漸誕生

而另一股相反於以德行為尊，而以當前政治利益為主的思想潮流，也漸漸開始流行，首先起自齊國管仲（約西元前723或西元前716-西元前645），發揚光大卻在西疆邊陲——秦國。

秦國久在西陲，以遊牧為生，史載一直在抵抗犬戎等異族，但其生活狀態與犬戎夷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。或者說，他們本身就是夷狄。所以「春秋穀梁傳」把秦直接稱之為「狄秦」。秦國和其他夷狄最大的不同處，也許只在於：其他各族只顧到一味地侵略和掠奪，而秦國卻積極地向中原靠攏。

秦建國之前，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內，和諸夏各國都沒有往來，完全處於隔絕的狀態，或者也是因為黃河橫亙中間，崤山南北綿延，阻礙交通，隔絕了資訊吧。在文化方面，秦國可說幾乎沒有受到諸夏宗法的影響。因此，秦人對男女情事的態度與中原相較，也是無禮，或者說是開放與淳樸的，根本無法建立像中原各國那樣的宗法禮制，當然也不可能出現「父父、子子」的明確界限和上下等級觀念，這導致秦國沒有形成一個龐大的特權宗室貴族階層，但卻成功地在中國文化中注入另一股崇尚功利，以鞏固當權政治勢力為中心的「法家」傳統。

「讀精」的意義與必要

「經典」應為好友，而非嚴師。

只要是「經典」，它一定期待任何讀者，能夠將自己置諸經文之中，明白自己的限制和缺失、並加入自己的經驗和詮釋，從而與「經典」作者達到一個更廣大的視域之中。

共識的基礎，在於彼此措異求同，以達更廣大的視域。

現在大家都在談「共識」。甚麼是「共識」呢？

在人與人的對話中，對話者雙方都希望能互相了解。但是如果雙方都放棄了自己的想法，跳到對方的想法中去，「客觀」地了解或接受對方的觀點和見解。這不是一個真正的「對話」，也不是「共識」，而只是心理醫生跟他的病人的談話方式。

真正的「對話」或「共識」，並不是單方面接受任何一方的意見，而是對話者雙方都願意融合彼此的差異，都能明白自己的限制和缺失，從而彼此捨異求同，以達到一個更廣大的視域之中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對話者完全放棄自己的意見，光是把握別人的意見，這時沒有所謂真正的對話，而只有單向的聽從。人或許會因此得到客觀的知識，但卻也因此失去他自己，他將對自己一無所知，一切都將與他無關。在這種方式之下去詮釋經典，就是客觀重構一個完全與自己脫節的過去，一切都會變成毫不相干、沒有意義的冷漠概念。

經典，一定是與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。

就「讀經」來說，應該是不會有人反對的，爭議點應該是：一個人應用甚麼「態度」來讀經？最流行的說法是，趁孩子記憶力最好的時候，只要讓他們背誦起來，不必加以詮釋，將來長大，自然他們能夠領會經文的奧義。

從以上所述的「詮釋學」原則而言，這種背誦的讀經法，不就是在「重構一個完全與自己毫不相干、沒有意義的冷漠概念」？而一個完全與自己無關的「客觀」知識，又有誰會欣然接受呢？

其實，所謂的「經典」一定是與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，並且「經典」往往是一種「對話」體，它不是要你絕對「聽從」，而是希望能與你取得「共識」。也就是說，只要是「經典」，它一定期待任何讀者，能夠將自己置諸經文之中，明白自己的限制和缺失、並加入自己的經驗和詮釋，從而與「經典」作者達到一個更廣大的視域之中。

於是，這裡沒有甚麼「客觀」性的問題，每個孩子也都能以自己的生命體悟，與每一位「經典」作者「對話」，當然，「經典」也將成為每個孩子的好友，而非嚴師。

西洋人文經典導讀

全力以赴追求理想——希臘三部曲

有一種生活，不是人道的尺度所能衡量的，人們不是藉人道，便能過這種生活，而是藉他們體內某種神聖的東西。我們不願聽那些勸人死守人類思想的人，一個人應依照他心內最高的東西生活，因為它雖然小，在力量和價值上，它遠超過其他的東西。

「理想」，是希臘人給人類最佳的禮物。

在現有的記載中，希臘文明從西元前800年開始，已經達到一極高的境界了。所謂高境界，在於從那時起，希臘就沒有壓斷的權威或教條，只有一高於一切的理想，凡是看見這「理想」的，都會想要追求它。這「理想」，並不是固定的某物，對蘇衛家而言是一件東西，但對戰士而言，可能是另一件東西，但都是值得全力以赴去追求的東西，它是至高無上的完美，人只要看見無不油然嚮往。蘇格拉底說：

「沒有人自願失去善。」

但要獲得這「理想」的人都必須全力以赴。

第一部曲：荷馬告訴希臘人，人生意義當追求「完美」。

“Excellence”（完美），可說是我們現今所用的字彙中，與這「理想」最為相近的字。古希臘抒情詩人西蒙尼狄士（Simonides，西元前556-西元前468）曾經寫道：

完美，不是人們用肉眼所能看到
唯有那鞠躬盡瘁流過血汗
也練人格極致的，才能見到。

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，西元前384-西元前322）總括地說：

「完美，是人類所竭力以求的。」

這漫長、崎嶇、陡削的路，正是希臘宗教所取的道路。

而這一偉大文明的道路，都是從荷馬（Homer，西元前9世紀-西元前8世紀）開始的。一位早期的希臘哲學家曾經寫道：

「在心靈處理萬物之前，一切都在混亂之中。」

從荷馬開始，人類開始從這混亂、不人道的神的恐怖下解放出來。

荷馬的宇宙是合乎理性的、開明的。一位古代作家談到荷馬時，曾經說：荷馬寫任何東西，總要使它更體面、更榮耀。它並不是希臘的聖經，但它卻是希臘的代言人。他是典型的希臘人。希臘「理性」的精華，可從下列文章句見其端倪：

赫克特（Hector，特洛伊王子）上陣之前有人勸他閒卜，看鳥群的飛翔是什麼預兆。他說：

「順從長翼的鳥群，看他們飛向左或飛向右嗎？不！只有一個預兆，為國而戰，最吉利。」

第二部曲：安慰心靈的宗教－－戴奧尼索斯的酒神崇拜

荷馬筆下的奧林帕斯山諸神，是在一個瘋狂混沌的世界裡，對理想的熱愛而產生的。但新觀念、新需要也在漸漸蘇醒。希臘需要一種安慰心靈的宗教，一種不同於荷馬的宗教，能滿足人們靈魂的飢渴，而這是荷馬神話所提供的德爾菲神廟，冷靜的理性所做不到的。

那位神是眾神來得最遲的，荷馬從沒有讓他進奧林帕斯，他是地上的神，與天上的神格格不入，他就是酒神戴奧尼索斯（Dionysus）。阿波羅（Apollo德爾菲神廟的神）是眾神裡最道地的希臘神。他是藝術之神，是詩人兼音樂家，永遠從紊亂中理出秩序與和諧，代表著中庸與節制。而這個以得救為主敬拜酒神戴奧尼索斯的狂喜的宗教，在神祇中偏重情感，與德爾菲的宗教觀念，似乎格格不入。德爾菲一直強調節制的重要，但是僅靠自己的節制，人似乎無法達到最崇高、深奧的境界。酒神狂喜的忘我，一時之間好像可以超脫私人的悲哀、憂慮而得到某種靈感，以及天啟的福佑。甚至連柏拉圖也深受影響，他曾經說：理想國是一個全體公民，為相同的事物而哭泣、而歡慶的國家。

這種深切的情感，就常在戴奧尼索斯的戲劇或慶典中出現，人們不再有孤立的感覺。在西元前五世紀時，德爾菲之道與戴奧尼索斯之道達到完美的結合。人生的大謎，除了先前追求理想之外，還可憑藉藝術的力量表現出來。

第三部曲：蘇格拉底重新詮釋「完美」

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淒長的「門爭期間，「理想」漸漸失去了光華，人們腦海裡想的，既不是理想、卓越，也不是得救，他們只想得到安全。希臘需要再發揚「完美」（Excellence）。而這時候，出現了蘇格拉底（Socrates，西元前469-西元前399）與柏拉圖（Plato，約西元前427-西元前347），他們一起塑造了「完美」的觀念，古代的世界幾百年來，皆依此為生。蘇格拉底的再傳弟子亞里士多德，曾經把要地寫了蘇格拉底的思想：

有一種生活，不是人道的尺度所能衡量的，人們不是藉人道，便能過這種生活，而是藉他們體內某種神聖的東西。我們不願聽那些勸人死守人類思想的人，一個人應依照他心內最高的東西生活，因為它雖然小，在力量和價值上，它遠超過其他的東西。

「我聽過柏里克立斯及其他大人演說家演講，但他們從沒激動我的靈魂，或使我生氣，認為這樣活著不如一個奴隸。但這個人常把我弄到這般田地，使我覺得這樣子忽略了我的靈魂的需要，我幾乎無法忍耐我現在所過的生活。有時候我真願意他死了！」